



剑吟箫箫

张发荣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张发荣 著

翎存萧萧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4号

剑吟萧萧

张法荣著

责任编辑：王谦元 封面题字：刘锡铜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 283 号）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安徽省休宁县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8.5

插页：2

字数：200,000

版次：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0802-1/I·722

定价：3.95元

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山东女侠四娘子，经磨旗山比武，一场鏖战后，与李全结为夫妻，相约共同反宋抗金。不久，李全却反叛投宋，继又降蒙古军，四娘子怒不可遏，在武林高僧正藏、悟伟等人帮助下，率亲兵杨翠儿等女将，入滕州，下青州，二进南宋京城临安，斗李全，斩叛将棘七，杀五虎，诛八怪，除四罗汉，三太岁……此间，正义与邪恶的争夺拚杀，夫妻、情人间的恩恩怨怨，时而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；时而花前月下，柔情绵绵。故事一波三折，环环相扣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目 录

一	杨妙真鲁南寻二姐 郭方三莒州探军情 (1)
二	二头领大战磨旗山 俩裁判怒斥促狭鬼 (17)
三	有情人合卺成眷属 无懒汉洞房施淫威 (37)
四	夜茫茫金兵袭莒州 日朗朗展飞成走狗 (51)
五	入罗网恶僧双丧命 匡正义大侠两出招 (72)
六	贪财色轿夫动邪念 逢冤家中捆擒王堂 (89)
七	杀情种四娘子题诗 遇救星嫩牙儿倾情 (101)
八	风尘女艳春院遇难 出家男棘七府救主 (114)
九	附南宋李全受御封 挥泪水妙真独成军 (129)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十 | 夺娇儿女杰入囹圄
说夫人叛徒遭痛斥 | (140) |
| 十一 | 西溪畔翠儿遇兄长
秦望洞五虎进丰都 | (154) |
| 十二 | 凶八怪难逃英雄掌
憨杨牛备下突围船 | (168) |
| 十三 | 密林内四罗汉毙命
大江边二花贼归西 | (182) |
| 十四 | 宋宁宗生疑逼降将
李将军达理骗堂兄 | (197) |
| 十五 | 国安用贪色遭惩戒
还阳鬼中箭赴阴曹 | (211) |
| 十六 | 怀鬼胎天子下圣旨
开茅塞李全跪夫人 | (231) |
| 十七 | 中奸计义军血成河
持恒心精英迫隐居 | (250) |

杨妙真鲁南寻二姐 郭方三莒州探军情

五岳独尊的泰山拔地通天，直插霄汉。

这座气势雄伟的泰山，地处华北大平原东侧，东濒大海，南有汶淮二水，北有黄河涛涛，气候温润，人烟稠密。公元1215年7月，就在这座泰山的周围，帐篷连片，人喊马嘶，旗帜飘扬。十万余身穿红衣，头扎红布的红袄军将士在营盘中出出进进，身上的红衣，头上的红布如同簇簇火焰，朵朵鲜花，为葱郁庄重的泰山增添了幽雅活跃的气氛。

位于泰山南麓泰安城内的岱庙，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。正阳门及其两侧的东掖门、仰高门、西掖门、见天门，东西两面的东华门、西华门和北面的鲁瞻门两侧都各有两队士兵仗刀而立。一个个精神饱满，近瞧如石雕，远望似火炬，庄严雄伟，像泰山般稳健挺立，似岱庙般端庄、肃穆。

规模宏大，富丽堂皇的天祝殿是岱庙的主殿。此时，天祝殿内亭亭玉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。这女子中等身材，上着红绫右衽紧身褂，下穿绿缎肥宽裆裤，头扎大红罗巾，足蹬黑色粉底快靴，右鬓插一朵牡丹花，身披黑面红里英雄氅。面如满月，凤目如潭，鼻子高挺玲珑，虽未戴钗钿，未施脂粉，脸上却细腻白嫩，如同一支静立于水面的荷花，给人一种光彩照人，冷艳绝妙的美，流露出英雄气概。这女子一手

握着悬在腰间的剑柄，望着东南方向，目光中含着依恋、愤慨和难以决断的焦烦，过了好一会，她收回目光，扫着殿内的彩绘斗拱和合抱粗的八根大红明柱，然后又将目光落在殿内的巨幅壁画“启蹕回銮图”上。这巨图分占东壁和西壁，东壁是“启蹕图”，西壁是“回銮图”，借表现泰山神出巡和返回的盛大场面来反映帝王的威严。画面上共有六百余个人物，身份不同，神彩各异。配以车马仪仗，山川树木，亭台楼榭，疏密相间，繁而不乱，多而不杂。不知为什么，这女子突然横眉怒目，刷地抽出青锋，向着“回銮图”正中那个帝王模样的形象便刺。一道寒光闪过，帝王的右眼被剜了下来。她似乎得到了稍许安慰，脸上怒色渐淡，气喘得也不再那么粗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哥，俺誓死完成你未竟的事业，不灭金贼誓不为人！只是刘二姐已被金将完颜霆杀害，鲁南的义军无首，各奔东西，鲁中李全领导的义军又不知去向，我孤掌难鸣，看来灭金要推迟些时日了。今完颜霆率十万大军步步紧逼，愿哥哥在天之灵保佑我率众突出重围，与李全军汇合，先举反金大业，将金贼逐出中原，然后灭宋……”

“四娘子，宝驹已喂饱，何时行动？”这时，一个如花似玉，与四娘子同样装束，只是未披英雄氅的少女出现在四娘子面前。这少女十八九岁，荷花瓣脸，秀眉杏目，面皮白皙，杨柳细腰间悬一把宝剑，神态自然，眉宇间闪现着英武和机灵。她叫杨翠儿，是四娘子的亲兵，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颇有心计，甚得四娘子垂爱。她看四娘子心情不畅，便劝道：“四娘子不是要巡营吗？到外面散散心也好。今大齐王已去，您挑起了国家的重担，任重道远，可要多保重啊！自大王在即墨的岫峥山遇刺，到全军回军，跋涉千里扎在这泰山周围，

你食量大减，寝不安席，眼见得瘦了一圈，如此下去怎么得了？”说着便抹起泪来，状极悲切。

四娘子恢复了常态，笑着道：“我这不是很好吗？放心就是。走，巡营去，先到扎在泰山北侧杨将军的营盘。”她抓起马鞭，大步出了天贶殿，来至院中。院中那棵苍劲刚拔，老枝龙卧虬曲的古柏上拴着一匹四蹄雪白、浑身火炭般的蒙古马。这是她名曰踏雪的坐骑。右柏左边早有三个天姿国色，威风凛凛，英气勃发，背弓悬剑的女亲兵牵马而立。她向她们扫了一眼，翻身上了坐骑，杨翠儿与那三个亲兵也在倏然间上得马来。她鞭梢一甩，出了正阳门，一行五人如五团烈火，迎着五彩缤纷的朝霞，伴着嗒嗒的蹄声和松涛鸟语，向着泰山北坡奔驰而去。身后，扬起了滚滚的烟尘。

这四娘子是何许人？为何兀自发怒？事情还需从头说起。

公元1211年，金统治的山东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，起义军身穿红袄，称红袄军。较大规模的红袄军有三支，第一支由杨安儿领导，活动在鲁东的青州、淮州、莒州、密州一带；第二支由刘二姐领导，活动在鲁南的泰安、沂州一带；第三支由李全领导，活动在鲁中的安丘、临朐一带。杨安儿领导的红袄军有数十万众，斗争的矛头直指金王朝的统治，所向披靡，连克莱州、登州，攻下邹县、宁海、淮州、密州、沂州、海州等地。1213年5月，金迁都开封，杨安儿乘机于青州建立政权，他为皇帝，国号大齐，建元天顺。金朝统治者大惊，一面悬赏捉拿杨安儿，一面派山东行省完颜霆率花帽军围剿大齐。杨安儿力不能支，率众离开青州，向即墨方向转移。1214年11月在即墨的岫崢山遭叛徒曲成袭击，坠水而死。杨安儿归天后，这支义军由其妹杨妙真领导，仍

以大齐皇帝的名号发号施令。这杨妙真别号四娘子，百姓称其为姑姑，军中将士多以四娘子相称。她天生丽质，足智多谋，善骑射，梨花枪天下无敌，又端庄质朴，平易近人，很受将士和百姓拥戴。与兄长杨安儿相比，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杨安儿死后她发誓与金斗争到底，毅然率众杀向鲁南，计划与鲁南的义军首领刘二姐联合抗敌。不想刘二姐部被金兵击败，刘二姐被俘，不屈而死，余众分为两股，一股由刘二姐的大将彭义斌率领归属李全，一股由其大将郝定领导自成一军。万般无奈，杨妙真只好在泰山周围安营扎寨，派出探子四处打听李全的消息，好在此时辽兵入侵中原，金抽调兵力反击辽兵的进攻，形势稍有缓和，义军乘隙在此歇兵养马，进行操练，为与金兵决战养精蓄锐……

却说四娘子来到杨厚儿的营盘，杨厚儿迎出帐外，见礼已毕，将其迎入帐中。杨厚儿是杨安儿的堂兄，年方 28 岁，比杨安儿大两岁。起义前二人同为青州云门山大云寺主持云寺和尚的徒弟。他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，尤善使偃月刀，而且大智大勇。杨安儿在时为杨安儿的副手，杨安儿死后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四娘子。此人身长八尺有余，似半截铁塔。国字脸，扫帚眉，二目不大，却炯炯有神，通关鼻，阔口大耳，络腮胡须，脸色黑中透红。上身着布褂，下身穿黑绸裤，足蹬五彩虎头战靴。身上的肉疙瘩如同馒头，浑身充溢着踩死龙打死虎的英雄气概和粗中有细的精明强干。

二人落座，亲兵端上茶来，四娘子默默地呷了一口，忧心地道：“杨将军，不见李全首领的消息，好不让人焦急呀！夜长梦多，此处不能久留，还是早日与李首领联系为好。我军孤军深入，一旦金兵击退了辽的进攻，全力击我，恐怕我

要做刘二姐第二。”

杨厚儿踱了几步，不无顾虑地道：“就目前形势而言，应该与李首领联系，两军合为一军，战斗力要大些。只是李首领此人高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未必肯与我们联合。就是能够联合，他也未必能够与我们长久共事。此人是崂山道士居雍的高徒，起义前我曾在崂山与他交谈了一天一夜，发现他虽然武艺在我之上，却是重利忘义之徒，不可深交。”

四娘子淡淡一笑，“事到如今，非与他深交不可，大势所趋啊！但愿早日得到他的消息，尽快脱离险境。我相信自己的感化力，就是十个李全我也能使其归顺。”

二人又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操练等问题，四娘子便又来到了第二、第三个营盘，最后来到了紧偎泰山的龙泉山下的第四个营盘。首领棘七不在，说是到龙泉山打猎去了。在这岌岌可危之时，作为首领的棘七竟置将士们的操练于不顾，如此自由散漫，她好不生气。暗道：“棘七啊棘七，你依仗救我哥之功，依仗与我是未婚的夫妻，竟如此放肆，太不应该了！如此下去怎么得了？唉！都愿兄长，你活着时怎么糊里糊涂地将我许配给这么个其貌不扬的人呢？”她叹口气，打马向龙泉山奔去。一路上，棘七的身影直在她的脑海里晃动。

棘七与四娘子是同乡，在他 10 岁时父母双双离开人世，自此便孤然一身，在江湖上闯荡，免不得干些欺男霸女，偷鸡摸狗的勾当。杨安儿起义时，因不遵寺规被住持撵出嵩山少林寺的棘七正巧在家，便参加了起义队伍。他结交广泛，又会些拳脚，胆子又大，杨安儿便让他做了自己的侍卫。义军攻打密州时，金将呼牙冷不防从暗处杀将出来，就在杨安儿眼看就要被呼牙刺中的一瞬间，他一镖打中了呼牙使剑的手

腕，救了杨安儿，打杀了呼牙。义军攻打楚州时，楚州军器少监姚羽中与杨安儿对阵。二人你来我往，大战八十余合，姚羽中渐渐不支，拨马就走，杨安儿紧追不舍。这时，姚羽中悄然开弓搭箭，转身向杨安儿射来。姚羽中有箭王之称，离杨安儿又在两步之内，杨安儿难躲姚羽中的毒箭。正在与金将交战的棘七看得真切，大叫不好，向敌将虚晃一枪，飞镖向那嗤嗤作响的箭头打去。就在箭头眼看就要扎进杨安儿的印堂之际，只听咯叭一声，飞镖与箭头相碰，一阵火花闪过，二者同时落地。救命之恩不可不报，杨安儿称帝后，不仅封棘七为将军，而且将自己的妹妹杨妙真许给棘七为妻。棘七自然乐不可支，恨不得一蹴而就，与杨妙真洞房花烛。论才论貌，杨妙真比他高出许多倍，要是投入他的怀抱，等于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杨妙真心中极不乐意，要哥哥收回旨意，杨安儿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她万般无奈，只好点头同意。自此，棘七便经常纠缠她，她推说等推翻了金朝后再拜天地，并劝棘七以抗金大业为重，棘七虽不满意，却无强就之理，只好忍气吞声……

心急马快，龙泉山很快便出现在眼前。四娘子下得马来，将马缰交给杨翠儿，大步进了脚下的斗母宫。

斗母宫有前中后三进院落，各有大殿三间。中院正殿中供奉着先天斗母大圣元君塑像，配殿祀千手千眼佛和木雕观音。在尼姑的指引下，四娘子拜过斗母大圣元君，然后出得宫门，意欲上山寻找棘七，不想上得山脚，回首鸟瞰，却被斗母宫内外的景致迷住了。

斗母宫背山而居，东临清溪，廊宇回转，楼阁古雅。前院的那泓清池和池畔婆娑的竹影似乎缩小了，却更集中清楚

了。东边的清溪顺山势哗哗流下，可见三迭瀑布，瀑鸣谷应，浪花翻卷，极富“三潭瀑布涌，飞泉挂壁峰。山中一夜雨，忽添万丈屏”的诗情画意。

“此处柏影弄趣，鲜花辉映，溪清水碧，旖旎诱人，我何不在瀑下洗涤一番，自从岫峥山来至此地，半月已过，因军务忙碌，未曾洗浴，早该洗一洗了。”四娘子这么想着，不由自主地来至第三迭瀑布下，缓缓地解下佩剑，脱去衣衫，那与生俱来、线条流畅优美、雪白如玉的胴体便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。她迅速地跳进瀑布下的深潭，让澄碧的溪水冲洗着云发，搓着嫩笋般的乳峰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。洗了一会，她抬起头来，将云发拢到脑后，抹一把脸上的水珠。这时她突然发现第二迭瀑布处的树影中有一个人影一闪。她感到不妙，一个猛子扎到放衣衫的岸边，箭一般地上得岸来，隐在巨石背后，忽地披上英雄氅，然后抄起弓箭，大声质问树影中是何人。担任警戒的杨翠儿和三个亲兵立即奔了过来，将四娘子围在中间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虎视眈眈地目视着对面的树丛，四娘子以极快的速度穿上衣裳，向杨翠儿摆了摆手。杨翠儿会意，向着树丛高声喊道：“出来吧，早看见你了。要不出来，就让你领教四娘子神箭的厉害！”

“哈哈，狗咬吕洞宾，可别把将军我当金贼给宰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树丛中走出了一个是上着大红箭袖，下着蓝缎滚裤，腰扎红色丝绒大带，头戴红缎扎巾，鬓角一排绒球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肩扛一标银枪，枪端挑一只梅花鹿的汉子。这汉子二十余岁，个儿不高，顿肩缩背，贼眉獐目，兔耳鹰腮，声音却极为宏亮，“四姑娘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一军之主，怎能到这些地方走动。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让我……唉！”

四娘子见是棘七气不打一处来，恨恨地道：“棘将军，你目中还有我这个一国之主，一军之主吗？我来问你，为何放着营中之事不管，私自到这龙泉山打猎取乐？大敌当前，我军又处境艰难，你却视军令如儿戏，该当何罪！”

棘七不以为然地咳咳地笑着下了悬崖，来至四娘子面前，嘻皮笑脸地道：“四娘子息怒，听我慢慢道来。今辽兵正与金兵鏖战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你却按兵不动，让人心灰意冷，百无聊赖闲得难受，故而外出打猎，见谅，见谅！”

“住嘴！”四娘子气得凤目冒火，浑身抖索，指着棘七道：“今金虽与辽争斗，其后备兵力仍大于我数倍。我若主动出击，等于以卵击石，自讨苦吃。你身为主要将领，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？”

“这么说你非要与李全联合不可了？”

“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不再多言。不过你若与李全联系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”

“不与他联系就难以完成灭金大业，就是凶多吉少我也要如此办理！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我是大齐之王，事情还需我说了算，你只有执行的份，决无违抗的理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莫以为救我哥有功，莫以为哥已将我许配于你就翘尾巴。我来问你，你若带头违犯军令，让我如何治军？先让过你这一次，若是再犯，军法侍候！”

棘七伸了伸舌头，默不作声地随四娘子离开了斗母宫，来至斗母宫东北的经石峪，在一块石坪前停了下来，四娘子沉沉地继续说道：“棘将军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我不强求你将我捧得过高，但也不能目中无人，桀傲不驯，不把我

放在眼里。要知道，我还未以身相许，即使已与你完婚，也要有上下尊卑之分，在家中我是你的夫人，在灭金大业上你却是我的部下。我想这些道理你是明白的！”

四娘子软中带硬的警告并未引起棘七警惕。他口中诺诺应是，心里却思忖着如何劝说四娘子利用这驻足休整的大好时机完婚。他知道此时不宜提及此事，但刚才四娘子赤身裸体沐浴的那一幕却摄去了他的魂魄，使他心神飘忽。他太爱她了，他不能失去她，也不能这样可望不可即。他要想尽办法早日占有她的娇躯，了却几年来的心事。从经石峪下来，快要进岱庙正阳门前的途参亭的时候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突然板起面孔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四娘子，咱完婚吧。灭金，灭金，难道灭不了金咱就永远不能洞房花烛不成？完了婚照样可以带兵打仗，照样可以灭金吗！昔日的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，哪个不是抗金英雄？哪个没完婚？岳飞风波亭被害，他的儿子岳雷等人不是子承父业，继续进行抗金斗争吗？咱俩结了婚，就有了子承父母之业的希望，反之，若抗金大业半途而废，又有谁继承抗金大业？”

四娘子迟疑了片刻。想不到棘七会说出这番话来，她狠狠地瞪了棘七一眼，“堂堂红袄军将领，为了一个女人不惜扔下手中的万余将士，喋喋不休地奢谈入洞房之事，成什么体统！回营去。要是置军事于不顾，再说男女之事，我先割下你的脑袋，让你到阎王爷那儿做娶媳妇梦去！”说完，扔下棘七，愤然地进了天贶殿。

棘七呆立了片刻，爹长娘短地暗骂着，悻悻回了自己的营盘。

不见李全的消息，棘七又如此不懂事理，四娘子感到了

沉重的压力，而且对棘七产生了深深的怨恨。她在天貺殿坐定，让杨翠儿将紫檀木古筝放在她的面前。她洗了手，焚上香，伸出纤指，在筝弦上轻轻拨动了一下，调好了音，柳眉微蹙，拨弦成曲。弹拨了一会，她突然停了下来，将古筝一推，拔剑而起，飞龙走蛇地舞将起来，一时间殿内寒光闪闪，风声呼呼，杀气腾腾。传说欧冶子、干将铸过三把良剑，一曰龙渊，二曰泰阿，三曰工布，四娘子的这把剑就是其中的龙渊，她自幼爱剑，又精通剑术，与三尺青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但苦于没有良剑，常常独自哀叹。去年，即杨安儿称帝后的第二年，一个漠漠春日，有一鹤发童颜的老道前来献龙渊剑。她喜出望外，欲赏老道千金。老道不受，说了句：“感激念知己，匣中孤剑鸣。凤飞终不返，剑代会相从。”便飘然而去。自此，她如鱼得水，持剑攻城破邑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杨翠儿知道四娘子心情不畅，用舞剑来发泄心中的郁闷，便慨然地摇摇头，双目湿润了。她理解四娘子的心情，此时，她知道四娘子需要的不是安慰，不是劝说，而是李全的消息。自杨安儿与四娘子起义，她就不离四娘子左右，对四娘子了如指掌。四娘子自小立下了推翻金朝统治，解救穷苦百姓的志向，随哥哥杨安儿东征西杀，赢得了全军将士爱戴。杨安儿死后四娘子发誓为哥哥报仇雪恨，然而重任在肩，她不能感情用事，必须与李全联军，才能走出维谷，夺取抗金斗争的最后胜利。如今刘二姐被杀，李全音信全无，她的心里怎会好受？杨翠儿正要为四娘子准备手帕擦汗，只见四娘子一个鱼跃，剑刺殿中的大红明柱，然后飘然落地，缩剑收式，出了大殿，在廊檐下站定。

“四娘子，擦把脸吧。我想很快就会得到李头领的消息，

安心等待好了。”杨翠儿将拧好的湿手帕捧在四娘子面前。四娘子拿在手里，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，突然问：

“翠儿，你看棘将军如何？”

杨翠儿一愣，毫不掩饰地回答：“棘将军模样丑陋，鬼头鬼脑，心术不正，让人生厌。四娘子，我这么说他你不会见怪吧？”

“与李头领相比如何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棘将军怎能与李头领相比？有天渊之别。前年李头领与咱们共击完颜霆，我不止一次地……”

“这么说你推重李头领，厌恶棘将军了？莫忘了，大齐王可把我许配给棘将军了。”

“四娘子常教诲我做人要诚实，我怎能向你说假话呢。”

“唔，好。”四娘子赞赏地看了杨翠儿一眼，“依你之见，我应当如何抉择？”

“四娘子是说在李头领和棘将军之间……这……让我怎么说呢，棘将军可是大齐王在时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难为你了。”四娘子很有光彩的风目变得混沌了。她茫然地皱了皱眉头，忧心重重地进了汉柏院，在汉武帝亲手所植的五棵老枝虬曲、苍劲参天的汉柏间踱着步子，然后在影翠池边停下来，望着澄碧的池水中的金鱼发呆，李全那清逸英俊，气宇轩昂的仪表在她眼前闪动着，继而，棘七的贼眉鼠眼也挤到她的面前，与李全形成反差极大的强烈的对比。她盼李全，想李全，为的是抗金大业，然而，此时这种企盼似乎加进了别的成分，那就是抛弃棘七，投入李全的怀抱，夫妻相守相助，共举大业。虽然这一想法时隐时现，飘飘渺渺，虽然她想过这么做棘七会反目的严重后果，但这想